

鏢旗魚船上靜默不倦的輪機長— 洪福全先生專訪

陳佳香、江偉全、許紅虹、洪曉敏、劉燈城、陳世欽

水產試驗所企劃資訊組

出生於大正 11 年（1922 年）的洪福全先生（圖 1），現年 89 歲，台東廳台東郡火燒島（綠島）人，因為綠島環境閉塞和物資困窘，在 1947 年，與妻小就近移居至台東縣成功鎮的漁業移民村，當時的成功鎮於新港築成後，漁業興盛且經濟非常繁榮。



圖 1 接受專訪的洪福全先生與女兒洪慈英小姐

洪福全是光復後「第一屆水產技術訓練班」的結業學員（圖 2），訓練班的講師是留在台灣的日本漁民，在移民指導所的原址所設立的漁業講習處「水產技術訓練班」，擔任漁撈技術及漁船的內燃機的講習。

早期漁船的引擎動力需要由機關長（現稱輪機長）來控制，要快要慢用敲鐘表示，而且擔任高噸位漁船的機關長必需要有證書，當時洪福全的大舅子已經在成功鎮經營頗具規模的漁船事業，就延攬領有專業證照的洪福全來開「大車」，即為漁船上的機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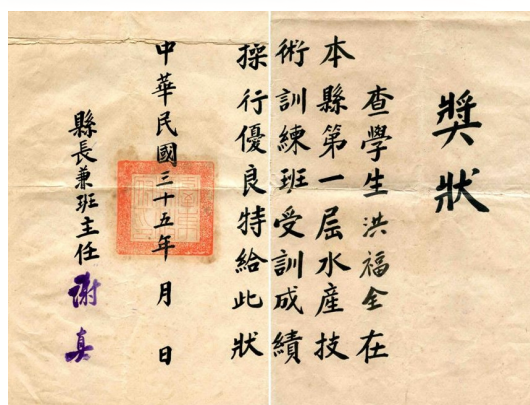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 第一屆水產技術訓練班受訓證書

長，出海後，機關長 1 人負責在船艙內看管機器、引擎，自此開始了他在鏢旗魚船上靜默不倦的輪機長生涯。

洪福全回憶說，舊式漁船的動力系統、方向舵與引擎的操作是分開的，所以在船艙裡的機關長完全看不到外頭的狀況，必須由鐘聲指引，在鏢台後方會有一條拉繩牽到引擎室，由副手負責拉鐘，拉一下時為低速前進，再拉一下為停車，連續二聲為倒車，連續五聲則為全速前進，一旦發現旗魚，船長會下令「加快速度」，身為機關長的他，立刻得有所反應，船因加速而冒出濃濃黑煙，這一動作是確認對旗魚的優先捕獲權，並告知在附近海域活動的船隻，才不會造成衝突。

1956 年 10 月 22 日清晨，「盛華號」漁船在長濱石鼻外海發現一對子母鯨，船長

(鏢手) 洪勇隨即指揮船員追趕，射中來不及逃逸的幼鯨（重 7,000 kg），就在準備將幼鯨拖回港時，赫然發現母鯨浮出海面尾隨漁船在後，後來母鯨一直在港口徘徊，海面上不時傳來母鯨思念憂傷的低鳴聲，船員們深知母鯨是不捨幼鯨，所以港口的漁船也沒有趁虛出港圍捕，直到第 3 天，母鯨才悵然離去。

「盛華號」漁船於翌年 1957 年 3 月 9 日，在豐濱大港口外海再捕獲一鬚鯨，重達 15,000 kg，就以這張「盛華號第二次捕獲巨鯨留念」，讓船長洪勇和洪福全等 11 名船員成為這樣龐碩斬獲的歷史見證（圖 3）。

1969 年，洪福全與另外兩位船員合資購買了一艘鏢旗魚船，擁有自己的漁船，心情踏實許多，此時正是新港漁港鏢旗魚的黃金時期，當時一艘鏢旗魚船出海平均都能捕獲 10 尾左右的旗魚，這樣的漁獲量足以在返航時於漁船頂端插上代表豐收的魚旗，新港漁會的職員一旦發現有立旗的漁船進港，就會在碼頭燃放鞭炮，迎接祝賀漁船進港卸貨。

航行於遼闊的藍色海洋中，洪福全有兩次驚心動魄的記憶，他說記得有一次出海，得知颱風警報時，人還在鵝鑾鼻外海，當時

氣象報告設備簡陋，想要趕回成功漁港，已經太遲了，漁船在狂風巨浪中載浮載沉，當時只能在船上無助的放聲大哭，祈求上天保佑，直到暴風雨過後；還有一次是在準備進港避風時，還沒靠岸，一陣強風就把整艘船掀翻了，他與兩名船員被覆蓋在船艙裡，拼命的往艙下游，終於浮出水面時，心裡面就是繫著其他同伴的安危，雖然自己撿回了一條命，但想到在這次意外中喪生的一個工作夥伴，至今仍會覺得感慨心酸。

隨著年齡的增長，加上體力也不如從前，洪福全於 1975 年結束了在漁船上的工作，長達 28 年在鏢旗魚船上的歲月，就像「行船走馬無三分命」這句話所形容的，靠天吃飯的討海生涯，生命是交給老天爺的，每次出海，都沒有把握自己能不能平安回來，只有在返航看到燈塔時，心情才會安定下來，這種忐忑不安和辛酸有苦難言，回想起經歷過的幾次刻骨銘心的大劫難，洪福全深覺平安就是福，也堅持不讓下一代成為漂泊海上的行船人，過去的那段浪裡翻騰追尋「旗」跡的時光，就讓它留在藍色的海洋裡，成為永遠的鄉愁。



圖 3 盛華號第二次捕獲巨鯨留念